

从《红楼梦》的英译对比谈“归化”与“异化”

刘金保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2)

[摘要] 文章探讨了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认为归化与异化不仅有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之分,而且有整体策略和具体方法之别,并从以上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一部成功的译作,在语言层面上,应尽量做到归化,而在文化层面上,则以异化为上策。另一方面,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的整体策略,是译者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的读者对象而做出的一种选择,归化可方便读者阅读,异化则更有利于文化传播,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各有所长,无所谓优劣;而作为具体方法,译者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则总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使之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翻译; 《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2-0091-04

自从有译事活动以来,人们有关翻译标准和方法的讨论就一直经久不衰。在中国,近代以来,从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到钱钟书的“化境”说,许渊中的“优势竞赛论”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国外翻译理论纷纷引入,翻译界又兴起了有关“归化”与“异化”的争论,《中国翻译》也曾为此辟出专栏。笔者通过对比分析《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不揣冒昧,对此发表一些看法。

一 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的概念是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的。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韦努蒂指出,作为翻译方法,译者要么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让作者靠近读者。基于对英美文化归化翻译传统的研究和批判,韦努蒂坚持“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以抵触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文本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在国外,韦努蒂是异化派的代表,而归化派的代表当首推奈达(Nida)博士,他提出了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应实现译文和原文之间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译文在形式和文化方面应纳入目的语语言和文化规范。无独有偶,在国内的翻译界,“归化”与“异化”之争可谓由来已久。鲁迅曾明确提出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动笔之前,就得先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之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1]这里所谓的“洋气”,正是我们现在谈的“异化”。鲁迅主张“直译”、“宁信而不顺”,其实质就是主张异化。而另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坛泰斗钱钟书先生则主张归

化。在《林纾的翻译》一书中,他写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钱钟书所谓的“化境”就是强调翻译的归化。长期以来,归化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大多数译者都受此影响。但刘英凯先生却于1987年发表了“归化——翻译的歧途”一文,率先对当代中国译坛的归化翻译主流提出挑战。他指出“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借助于存异的原则对外来的文化所获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实、更加深刻的理解。”并进而认为“归化是翻译的歧途。”^[2]十年之后,由许均在《文汇报》上发起对《红与黑》译本的读者调查和讨论,从而直接引发了当代中国译坛归化派与异化派争论的高潮。王东风按照效果及使用频率的等级排列顺序,归纳出翻译实践中处理文化差异的常用翻译方法。他认为文外作注和文内明示这两种异化方法要明显优于归化法。^[3]而蔡平博士则明确主张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4]综合各种理论和主张,简而言之,“异化策略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接受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向源语文本作者靠拢,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使读者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归化策略是指译者以目的语语言文化为归宿,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选用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的译文传达源语文本的内容,消除源语文化因素,彰显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使译文读者阅读翻译作品时感觉是在阅读目的语原创文本。”^[5]

[收稿日期] 2007-12-26

[作者简介] 刘金保(1966-)男,安徽当涂人,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二 两种译本的对比

应当指出,归化与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它不仅具有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之分,而且有整体策略和具体方法之别,不可将其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是互动的。翻译实践是翻译理论的基础,又是检验翻译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所以,抽象地、笼统地争论“归化”与“异化”,究竟哪一种手段更有利于促进跨文化交际是没有意义的。本文将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和霍克斯(David Hawkes)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为例,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整体策略和具体方法四个方面来探讨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之所以选择以《红楼梦》为例,其一,是因为《红楼梦》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二,是因为杨译本据说是异化的典型,^[6]而霍译本则是归化翻译的代表。所以,将两种译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来讨论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之争最能说明问题。

(一)语言层面对比

翻译所要实现的是两种不同语际之间的信息传递。而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自己的词汇、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行为,任何译本的价值只有当读者理解和接受时才能展现出来。这就要求译者尽量选用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的通顺、流畅的表达方式。毕竟,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是第一位的。否则,汉语译成英语只能是中国式英语,而英语译成汉语则晦涩难懂,给读者以“夹生饭”的感觉而难以卒读,正如严复所说的“虽译,犹不译也。”所以,尽管杨译本在整体的翻译策略上以异化为主,但在语言的层面上,以杨先生的英文功底以及与戴乃迭中西合璧的有利条件,其译文的通顺、流畅在译界有目共睹,可谓无出其右,更不会有所谓的诘屈聱牙的“夹生饭”现象。而霍克斯是英国人,其译文的地道自不用赘述。所以,“在语言层面上,我们应尽量采用归化策略。”^[7]陈正发也认为“一个好的译本应当是归化的。”换言之,归化的译文应当是所有译者共同的追求。

(二)文化层面对比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在《语言论》中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其作用在于传播文化信息,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一个译者若只注重源语与译语在语言方面的差异,而忽视其所属的文化系统的差异,其翻译也注定难成功。”^[8]杨译本与霍译本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他们对文化因素的不同处理,尤其是对文化限定词的翻译,杨氏夫妇多采用异化策略,而霍克斯则以归化为主。请看下面译例对比:

例1. 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儿似的……(《红楼梦》第三回)

译文(1) 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 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 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 (Yang)

译文(2) And everything about her so distinguished! 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 side of the family, Grannie, she is more like a Jia. (Hawkes)

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独特而严密的封建宗法关系,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血缘关系的远近也泾渭分明,相比之下,英美的宗法关系远不及中国那么严密,家庭结构也比较松散。两国在亲属称谓上的不同就是佐证。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然而在英语中,孙女和外孙女都是一个词 granddaughter。所以例1中霍氏的译文: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 side of the family. 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仅这层关系没有表达清楚,就连贾母与黛玉的关系也没交代,更为重要的是,译文歪曲了言者(addresser)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氏的译文则显然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中常用的“释义法”和变换角度,清楚地交代了贾母和黛玉的关系,同时又将言者的意图和性格传给了读者,从而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例2. “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的饭来”,叫我怎么样呢?(《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译文(1)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do? (Yang)

译文(2) I don't see what I am supposed to do without any capital.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Hawkes)

在例2中,虽然 rice 与 bread 仅一字之差,并不影响读者对原文意义的理解,但霍氏的译文会让读者误以为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以面包为主食,而实际上东方人是以大米为主食。这就抹煞了东西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

例3.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第十一回)

译文(1) “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Yang)

译文(2)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 (Hawkes)

在这里,杨先生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按汉语对仗的句式翻译成相应的英语并列句,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霍克斯则舍弃了汉语谚语的形象,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当然,其译文也就更为自然了。

例4.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Yang)

译文(2)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Hawkes)

杨先生利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但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霍克斯却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作任何改动,这样,他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这对美英读者来说当然更自然,更容易接受。可这样一来,霍克斯就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耶稣的人了。

所以,在处理文化因素时,译者应尊重不同文化的个性

和独特性,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本所含的异域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以达到“文化传真”的目的。如果使用归化,就会抹煞源语文化的民族特色,使读者产生错觉,误以为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理念。因而,在文化层面上,杨译本的异化策略要明显优于霍译本的归化策略。

(三)整体策略对比

如前所述,杨译本是异化翻译的典型,而霍译本是归化翻译的代表。这里所说的“异化”与“归化”就是指杨氏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对其中的文化因素所采用的整体策略。杨译本基本上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译本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这一点在上文文化层面的对比中已有论述。那么,当译者翻译一部作品时,究竟采用何种策略?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的读者对象而有所侧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东西方交流的过程中,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华夏文明是广大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以上的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它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而霍克斯是西方人,他所看到的仅仅是一部小说,其目的不过是把一部小说介绍过去。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故事情节,是艺术性。要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所以霍译本采用的归化策略是以方便和吸引西方读者的阅读为主旨的。“不用说,从杨译本中读者可以学到不少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霍译本在西方却更加流行。”^[10]两种译本既然均为非常成功的译作,我们也就只好判定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的整体策略孰优孰劣,而只能说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翻译目的不同及读者对象的差异而做出的一种选择。策略不同,译本对读者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同,其所达到的翻译目的也不一样。

(四)具体方法对比

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的具体方法,其实质就是意译与直译。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瓦里(T·H·Savory)在归纳总结了各国翻译家们的实践后,曾提出过十二条翻译指导原则:(1)必须译出原文文字;(2)必须译出原文意思;(3)必须译得读起来像原作;(4)必须译得读起来像译作;(5)必须反映原作风格;(6)必须反映译作风格;(7)必须译成与原文同时代的作品;(8)必须译成与读者同时代的作品;(9)可以对原文进行增减加工;(10)不可对原文进行增减加工;(11)诗体必须译成散文体;(12)诗体必须译成诗体。^[11]

这十二条原则实际上就是译者在具体翻译时所面临的六对矛盾。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任何矛盾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方法也不例外。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郭建中认为“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11]鲁迅也曾说过:“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11]鄙以为,反之亦然。一部好的译作,总是归化和异化方法相结合,两者互为补充。不可设想,主张归化的人在翻译中通篇都采用归化法,而主张异化的人,则通篇只采用异化

法。一本书和一篇文章如此,即使在一个句子中,译者兼用归化和异化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从策略上来说,杨译本主要采用的是异化,而霍译本则以归化为主。但另一方面,对于杨氏来说,在翻译时,他应该想到,他的译本的读者将主要是西方人,所以对译文无论怎么“异化”,也得让读者看得懂,读下去;而霍氏在翻译时,必然也会考虑到《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名著,对其中的文化因素要完全做到不留痕迹的归化处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译本中,杨氏对译文作归化处理,而霍氏对译文作异化处理的例子也枚不胜举。请看下面的译例对比:

例5.自古嫦娥爱少年。(《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译文(1) From of old, young nymphs have preferred youth to age. (Yang)

译文(2) The moon ever loved a young man. (Hawkes)

例6.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吃个野菜儿,也算我们的穷心。(《红楼梦》三十九回)

译文(1) You young ladies must be tired of the delicacies you eat every day, and you may care to try our country fare. This is just our poor way of showing our gratitude. (Yang)

译文(2) We thought perhaps eating the rarities of earth and sea every day of their lives they might sometimes tire of delicate food and fancy a bit of plain country stuff for a change. Anyway, there you are! It's a poor gift, but it's given with a warm heart! (Hawkes)

例7.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译文(1) I've never raised it before for fear you might misunderstand. In that case, not only would I be wasting my breath but taking an outrageous liberty. (Yang)

译文(2) ... only I was afraid you might take it amiss, and then not only should I have spoken to no purpose, but I should leave myself without even a grave to lie in. (Hawkes)

例8.人家是醋罐子,她是醋缸,醋瓮。(《红楼梦》第六十五回)

译文(1) If other women are jealous, she is hundred times so. (Yang)

译文(2) They call jealous people "vinegar bottles", don't they. Well, she's not just a bottle of vinegar; she is a storage jar—a whole cistern—full of it! (Hawkes)

此外,根据上下文的需要,译者在同一个译本中,对同一个文化限定词有时作归化处理,有时作异化翻译的现象也时有而有之。甚至在同一个句子中,也可以用直译加注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如下面两例:

例9.(a):宝钗笑到:“我说你‘得陇望蜀’呢,我劝你且缓一缓。”(《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译文(1) "The more you get, the more you want!" (Yang)

例9.(b):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陇望蜀的,……(《红楼梦》第八十四回)

译文(2) Now Hsueh Pan was a living example of the saying

"To covet the land of Shu after getting the region of Lung."...

(Yang)

例 10. 没良心的!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译文: You ungrateful thing! Like the dog that bit Lu Dong - bin—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Yang)

四 结论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归化与异化不仅有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之分,而且有整体策略的选择和具体方法的运用之别。一部好的译作,一方面,在语言层面上,应尽量采用归化策略,而在文化层面上,则以异化为上策;另一方面,由于翻译目的的不同和读者对象的差异,译者可以从整体上侧重于某一策略,归化可方便读者阅读,异化则更有利于文化传播,两者各有所长,无所谓优劣。同时,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总是将归化方法和异化方法相结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 [1] [2]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外语,1987(2). 18.
- [3] 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外国语,1997(6). 60.
- [4] 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5).39.
- [5] [7]胡开宝.论异化与《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中文化限定词的翻译[J].外语教学,2006(1).56.
- [6] 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 13.
- [8] [10]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
- [9] 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5.
- [1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0.

O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by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wo Well-known English Version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LIU Jin - bao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41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issue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the dispute should be dealt wi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y and approach as well as in terms of language form and cultural content. Finally, by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wo well-known English version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y Yangxianyi and David Hawkes respectively, some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On one hand,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domestication as far as language expression is concerned, whereas foreignization is a better choice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both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s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justified in their own right if 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eadership; While from the viewpoint of translation approaches, they are complementary instead of being incompatibly opposed to each other seemingly.

Key words: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